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二冊

目錄學考訂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二冊

目錄學考訂

大陸雜誌社印行

歡迎訂閱
PDG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二冊 目錄學·考訂研究論集目錄

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對於宋代史研究的貢獻……………	姚從吾	一
從編纂「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談到各國研究宋史的現況……………	宋 晞	一一
「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補正……………	嚴 靈	二〇
近代出土的竹木簡……………	李 書	四七
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目錄……………	王 寶	五五
正在影印中之皇明經世文編……………	李 光	九九
皇明經世文編與徐文定公集……………	方 濤	一〇五
歸潛志與金史……………	陳 學	一〇七
經傳釋詞諸書所用材料的時代問題……………	張 以	一一二
意林版本考……………	阮 廷	一一五
所謂景善日記——批評之批評……………	毛 亨	一一九
同治年間的金陵書局……………	謝 正	一二八
別號室名索引補……………	關 國	一三八
唐代景教譯經考……………	梁 子	一四二
「帝京景物略」傳本調查初步報告……………	梁 子	一五〇
羅雪堂先生校刊羣書總目……………	莫 宗	一五九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二冊目錄

二

羅著歷代圖書板本志要讀後記詳

林瑞成

一六九

居成「新」簡述略

費海璣

一七二

日本遠史學論著目錄

島田正郎著 許樞燦譯

一七五

玉篇零卷引說文考

曾忠華

一八一

劉子五十五篇作者辨正

張展

一九三

張棟金國志即金圖經的探討

三上次男著 葉潛昭譯

一九八

清儒禮大戴記著述考

楊家駱

二〇三

記朝鮮實錄中之「鑄字」

李光濤

二〇六

聖賢羣輔錄真偽辨

潘重規

二一一

談蒙文史科「金輪千輻」

札奇斯欽

二一五

論「莊子天下篇」非莊周自作

嚴靈峯

二二一

老子「想爾注」寫本殘卷質疑

嚴靈峯

二二六

辨嚴遵「道德指歸論」非偽書

嚴靈峯

二四五

莊子卅三篇本成立之時代

夏新

二五二

敦煌道經後記彙錄

陳祚龍

二六〇

康有為戊戌奏稿辨偽

黃彰健

二六六

許(景澄)袁(昶)三疏真偽辨

戴玄之

二七〇

周禮成書年代考

史景成

二七七

楚繡書十二月名義論

饒宗頤

三〇一

大學之著作年代及其與中庸之思想同異比較研究

胡止歸

三〇六

水經鄒道元注的真凡例

費海璣

三一七

章氏管子餘義訂

向夏

三二〇

王氏讀書離誌訂

黃六平

三二八

兩唐書回鶻可汗世系之研究

李符桐

三三四

禮大戴記佚文考略

阮廷卓

三四一

荀子通考

阮廷焯

三四三

荀子大略篇考原

阮廷卓

三五一

孔子三朝記考

阮廷卓

三五七

讀日本古寫本史記股本紀殘卷

陳宗敏

三六〇

淮南子注家疑似及版本得失平議

張嚴

三六三

文心雕龍五十篇指歸考微

張嚴

三六九

文心雕龍、唐宋羣籍製用彙考

張嚴

三七五

談龍錄述要

張健

三八一

文中子新考

陳成真

三八三

修文殿御覽考

阮廷卓

三八七

春秋三傳述聞商榷

田宗堯

三九〇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論評

李維荼

三九五

瓜沙印錄

陳祚龍撰 費海璣譯

四〇二

四庫總目范石湖詩集提要書後

王德毅

四〇八

論雲麓漫鈔所述傳奇與行卷之關係

馮承基

四一〇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二冊目錄

阮籍為鄭沖勸晉王賡攷辨.....	阮廷焯	四一三
高常侍集傳本述要.....	阮廷瑜	四一五
錢著「書之竹帛」.....	許倬雲	四二〇
介紹何著「明清社會史論」.....	許倬雲	四二三
明代的活字印書.....	梁子涵	四二七
清世祖之滿文即位大赦詔書.....	李學智	四三五
陸賈南越行紀與東方朔林邑記.....	馬泰來	四三九
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對象之探索.....	高準	四四二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實錄.....	那志良	四四八
苑圖藏書題識補錄.....	昌彼得·喬衍琯合輯	四六〇
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	喬衍琯	四七〇
「勸世良言」與太平天國革命之關係.....	鄧嗣禹	四七六
忠王親筆供辭考誤.....	簡又文	四八七
讀王文韶輯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費海璣	五〇七
讀胡適的淮南王書.....	費海璣	五一〇
胡適手稿內直隸河渠書資料卡片的價值.....	費海璣	五一四
胡適手稿第一集研究二則.....	費海璣	五一七

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對宋代史研究的貢獻

姚從吾

一 引言

民國五十二年夏天，住在台北市一部分對宋史研究有興趣的朋友們，想選擇影印宋代人的總集與別史，（意指總合性的文集與總合性的通史，如「三朝會編」、「繫年要錄」之屬。）讓大家各開一個值得影印的書目，作為選印的依據和參考。我當時兩次開了十種書，認為在此時、此地，這些書都是值得影印的。第一次的五種是：一、楊仲良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五〇卷），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三、同上李氏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十卷），四、魏齊賢、葉芬合編的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五、杜大珪的名臣琬琰碑傳集（一〇七卷）。當時曾作簡單的提要與說明，現在擇要列舉如下。第一、這五種都是宋朝頂有名的總集或別史，三種曾列入廣雅叢書，現在已流傳不廣，值得優先加以影印。第二、趙宋一朝有關東都時代（北宋，西元九六〇——一二六）的幾部大書，像李昉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近年來都已經由臺灣省世界書局與文海書局影印了；那末與李昉長編相輔而行的楊仲良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自應同時問世，方能相得益彰。第三、李心傳（徽之，一一六六——一二四三），李焘（仁甫，一一一五——一一八四），與徐夢莘（商老，一一二六——一二〇七），是南宋初年並駕齊驅，鼎足而三的大史學家；又都是博識前言往事的愛國學人，終身盡瘁努力於國史之寫作，對國家的中興，表彰不遺餘力。就研究的重點說，李仁甫熟悉北宋掌故，長編五百二十卷，網羅宏富，前無古人；今輯錄本影印以後，大受歡迎，可見這一部史書所具吸引力的強烈。徐商老留心宣和（徽宗）靖康（欽宗）交與（高宗）三朝大變亂時代的公私文獻，曾編二百五十卷的影印，公私稱便。李焘之尤重視建炎紹興（高宗一朝）大亂後的中興；對於女真南侵中原士族文物的散而復聚，傳統儒

家文化的危而得安，細心搜求，成書二百卷，在南宋三大史書中，地位尤為崇高。而且要錄與長編、會編，時代銜接，真是趙宋一代史學者連中的三鼎甲；只許鼎峙並美，不應二存一缺。我們既已影印李仁甫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商老的三朝會編了；怎能夠不及時影印李焘之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呢？第四、李心傳氏的另一鉅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兩集，每集二十卷，復與會編要錄互為經緯。雜記載南宋高宗以復朝政典章，具「高孝光寧四朝禮樂刑政之大端，兵農食貨之詳目」，「言宋事者當必於是有徵焉。」（四庫提要卷八十一評語。）那還能緣印麼？第五、至於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可以補充現存李仁甫的原書，它是從李氏長編原書中鈔輯出來的；記入遺事，首尾完備，尤便閱讀。大家都知道現存李氏的長編，早已不是原書，而是輯自明朝的永樂大典。楊書錄自原書，自可以補充現存長編輯本的不足。且本書甚為罕見，流傳甚少，自應及時影印，使與長編相得益彰。（它的特點下一節舉例時，再為補述。）第六、說到魏齊賢葉芬合編的聖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雖流傳至今，仍是鈔本，却是一部別具風格，另有特色的一部佳書，值得早日影印問世。就書名「播芳大全」說，一看即可知道是通行於宋代中上流社會中的一部實用全書，內容包羅萬象；所收宋人小品文、手札小序、美辭疏記，約略估計，即有四千四百篇之多。就中尤詳於士大夫階層的奉上慰下，酬酢應對。我們想明瞭宋朝社會（尤其北宋）繁榮興盛的若干實際情形，這一部應酬大全，自是不會不可用的第一等材料。第七、宋人長於寫作，名臣如范仲淹、韓琦、歐陽修輩，各人均擁有多彩多姿的神道碑、墓誌銘、家傳、行狀，且有一人具有以上各篇的。可是獨有鼎鼎大名宋太祖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王荊公（安石），他在宋賢文集中，既沒有神道碑、墓誌銘；也沒有行述，家傳；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主要原因，當然是他在政治上走了偏鋒，與當時的文士們搞的不好。所以一代碩儒的王安石，除了在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一篇列傳之外，祇有杜

我的名目既被集中，另有一篇長傳，可資比證。即此一端，杜氏說我的值什實費，不也可略窺一斑麼？

我的意見，當時頗蒙友人的支持，並有意逐步採行。後來因為書不易得，款不易籌，台北市又沒有像從前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那樣規模比較完善的編譯所，與大規模影印圖書的機構；一旦着手影印大部名著，像「四部叢刊」，「四部備要」那樣有用的書，供給海內外留心中華文化歷史學人的參考使用；並且要作到「符合世界水準」，真是談何容易。這裏所說「世界水準」，也只是比較在學術界能佔得住的水準。(1)這一工作，至少要比二十年以前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有計劃選印基本古書，如四部叢刊第一、第二、第三諸集；和上海的中華書局精校排印四部備要，影印圖書集成等等作的一樣認真，或者更好。既不苟且，又不偷工減料；這樣慎選精印，多方為學術界文化界謀方便，纔真能符合現在文明世界的要求。如是，購買的人多了，紅利自在其中。(2)倘若再進一步：(a)圖書的後面增加人名、地名、專名引得；(b)添加有用的介紹與序跋，說明苦心選印訪求善本的目的與經過。(c)再如日本友邦近日印刷的精美，圖表引得的奧神悅目。這樣使人一卷在手，心曠神怡；自然可望所印各書風行全世，賣者買者各償心願。可是工作能達到上述的種種，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談了一陣之後，也就算了。

二 對於影印舊書的若干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這也應當是一般人的意見），形板印書是不會再有的了。如是則大批影印舊書，在我國勢必盡量採用。利之所在，就求進步，止許日新月異，不會中止停頓。像從前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有正書局那樣的印刷廠、編譯所，自有恢復的必要。至於能否經營成功，那端在所影印的舊書，是否好書。其次是否能適應時代需要，知所選擇。同時翻印好的有用的古書以外，尚可選印專家已經譯過的世界名著。文學如莎士比亞、葛德等各類著作；歷史如吉本羅馬衰亡史，海格耳的歷史哲學與威復等人已譯成漢文的世界名著。至於小有才的書費，固然也可以想出苦千手法，欺騙購者於一

時；可是事實勝於雄辯，欺騙者的騙是短的（這是一句德國的俗語）。一旦西洋鏡戳穿，印了許多賣不出去的書。吃苦頭受機笑的還是書買自己。近來台北市有人影印元典章，仍用沈家本的舊刻本，又沒有兼印新會陳氏的「元典章校補」。這自然是無遠見與不知學問為何物的外行舉動了。這種翻板書流傳到了日本，即引起日本東北大學受宮松男教授來信的譏諷。他說：「你們有故宮本元刻元典章（十卷）？為什麼不影印？而仍用沈家本的本子來騙人，又沒有故宮本元刻元典章（十卷）？這不是浪費財力，存心欺騙，並且見笑方家嗎？」我只有回信告訴他：「您所買的字元典章，我們台大文學院歷史系連宋金元史的研究室從前就沒有買，後來因為價廉也買一部供同學使用。這是短視的書費，不知道選印板本，只圖目前小利的幼稚行為，原不必大驚小怪。同時也怪你們貪圖便宜，願意上當。故宮的元刻本元典章豈是輕易影印，和如此廉價（一部只買二百多元台幣）可以購買得到的麼？」又有人影印何秋濤的朔方備乘，因為李鴻章曾為該書作序，就在書面上硬題是「李鴻章撰」，那更是荒唐可笑了。但是這兩件事也說明了目下出版界的三種現象。第一、社會安定，文風日盛，國內外都需要大批中國的舊書（因為這些都是原始的好材料）。有人影印流通，實得廣大社會的需要；即連版本不佳的沈刻元典章，影印出來早已有銷路。第二、為保持國際際信譽與資金的有效使用，應請國內有卓識的出版界，重新擴建其能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去擔負舊書流通與文化交流的任務。第三、這些擁有專家主持的新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應逐漸設立具有規模的編譯所，像從前商務印書館等在上海所設立的編譯所那樣。或因時代的進步，規模應更為擴大；延攬學者專家，選拔近年台大、政大畢業的文法筆科的碩士、博士，進行有計劃的編譯與整理的工作。有計劃的影印舊書，與已譯成中文尚可使用的世界名著（如上邊所說嚴又陵諸先輩的譯著等），以適應國內外學術界的需要。影印舊書，不應是只圖目前的小利，利用近代科學發達與化學技術的進步，把機器買來亂印一陣而已。應當是第一步，選擇佳本，分別次第，酌加整理，分期出版。第二步，是有計劃的選印名家專集，依照時代（如北宋

名家集等），地域（遼疆史地集），專題（如制度、社會、或文學、元曲之類），依次影印，便於各界使用。例如時代的劃分，應自北宋開始。因為北宋是雕版創始的時代。宋以後又有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的安定。方大量產生雕版印製的書籍，而且數量日增，逐漸加多。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近代，依次下來，直到近代為止，數量之多，實可驚人。應當大量影印，越多越好。同時再從宋代上溯，五代、唐代、隋代、南北朝；再由晉上溯到西漢、秦朝，書籍之外，兼印碑銘。其次是舊書影印的先後與性質的編排。我的意見第一步先選印文史類的子與集，其次彙影印經部，（包括本文與解經文字，至於教學使用，另當別論。）再其次再影印方志、族譜。即以宋代為例，文史子集也應先印宋人的總集，別史（通史）；次印專集與小部頭的雜史。這要看時代的需要與人手的是否足用，財力的是否充實，輕重緩急，不妨由國內外專家組成一個委員會集思廣益，從容商討；再由總攬全局的主持人計劃實施。這要看社會上的反應如何？那是沒有一定的成法的。

說到舊書的整理介紹，便利大多數人的使用，那就需要有所計劃，有適當的內行人的主持，方能成功了。但選印介紹時，一定得知道各書的內容，與某書選印的理由。例如楊仲良的長編記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是楊氏從李昉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的原書中，分題鈔撮而成的。現在李氏長編的輯本，既由世界書局影印了，楊氏長編記事本末是否可以暫時緩印？若深知兩書內容的人，即覺着其實不然了。大家應當知道，李昉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原書曾經散失，現存的影印本雖也有五百二十卷，那是從永樂大典中重新輯錄而成的。李氏長編一書，實已殘缺不完，早非原典。茲舉一例，以見楊氏記事本末的重要。

北宋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西元九六〇——一一二六）承接五代大亂之後，它的最大的貢獻，固在安內，也在攘外。北宋文治昌明，但對外武功不競；說到武力的強悍，實遠不及崛起東北遼河流域的契丹人（遼朝）。幸而契丹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九〇一——九〇七——九二六），太宗耶律德光（九二七——九四七）以後，景宗與承天皇帝（九四七——九五七）以後，無意而便。而北宋的太祖、太宗也能整軍經

武，留心外交，達成兩國要戰修好的任務。和好成功的關鍵，就是西元一〇〇四年宋遼兩國締結的澶淵盟約。從此北朝為弟，南朝為兄，北宋每年交付契丹三十萬兩足銀（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兩），後改為五十萬（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兩），作為當年的經濟援助。實際是用以換取兩國間一百十六年（一〇〇四到一二二〇）共榮共存的和平。若者與日本學者田村實造教授，近年來均致力研討遼宋間澶淵盟約成立與長期穩定的原因。田村先生認為北宋經援收實效；我則認為實得力於下列的六個因素。第一、遼宋兩國曾經由兩次大戰，方逐漸轉為長期的對峙。（一次是九八八年的高粱河之戰，一次是九百十九年的遼宋岐溝關之戰；兩次宋朝均失敗了。）但北宋太祖太宗時代，國勢方盛，高粱河之戰，實宋兵北伐進圍幽州（北平），遼朝雖勝，只是驅走了北征的宋人。第二次，北宋曹彬等攻遼的潰敗，潘美等在大同方向的先勝後敗，雖仍是宋朝吃了大虧；但契丹承天皇后與聖宗皇帝，知道北宋地廣人眾，不可硬碰，所以並未主動南侵與報復。此後即形成對峙的局面，因之使雙方當局，漸漸有議和修好的轉念。

第二、這一修好的轉變由於宋真宗景德親信王繼忠的被俘與在炭山的「招親」，從內部引起了兩國當局雙方感情的溝通。第三、是曹利用通曉契丹話，能與承天皇后遼聖宗雙方坐下詳談，面對面交涉協商，消除了雙方誤會，增加了南北兩國的好感。第四、契丹方面武力較優，但不幸主戰派蕭道潛臨時為床子弩射死，無形中增加了和平的順利。第五、是主戰的宋太宗死了，真宗繼立，性復偏重守成；那末葉戰言和，始有可能。第六、是經濟援助的原因，也許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即是宋人每年贈幣三十萬所許條件的優厚，出於契丹方面意料之外，所以樂於接受。上述六個條件之中，仔細推究，曹利用的通曉契丹話（當時說是「能胡語」）。實與經濟援助同樣重要。因為兩國相峙，可戰可和；和戰關鍵，操在中間人的手中。這批中間人最為緊要，語言相通，彼此沒有隔閡，自可消除敵意，增進情感。否則，即枝節橫生，那就和好難期了。現在好了，曹利用能說契丹話，能和契丹國的承天皇后、遼聖宗直接商談了，這一點就我們今天對外交涉的經驗說，實在關係重大，不可輕輕放過。但是我們

怎麼能知道費利用會說契丹話呢？這就不得不歸功於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了。長編紀事本末在真宗澶淵盟的篇中，曾明白明白記載着：費利用是宋朝北方沿邊的走馬承受，用現在的話說，他是北方沿邊的聯絡情報人員，不但熟悉北方敵情，而且通曉胡話，能與承天皇后面對面辦理交涉，沒有隔閡。費利用通胡語的報導，今天雖自永樂大典的序彙長編，對此點已找不到了；只有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把這件事記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台北世界書局雖然已印了李薰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而楊仲良的長編紀事本末因為記載了這些可貴的消息，仍然是值得將全書一百五十卷加以影印的。況且除了上述費利用「通胡語」之外，尚有安真編上下兩卷及若干專題的報導等，也是現印輯本長編所沒有的。

至於說到校勘與整理，自是繁雜異常。但簡單扼要的整理，則應與影印同時着手，以期儘量減少使用者的困難。例如現存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刻在史學叢書中的本子，也是清乾隆時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並且書中女真人名，又於乾隆四年曾經竄改。阿骨打的四太子完顏宗弼，漢字原名本是兀朮，乾隆時改為「烏珠」；左副元帥宗翰，原名粘罕，乾隆時改為「尼瑪哈」之類。這些無稽研究，徒增糾紛，均應慎選通人，加以改正，不能貪圖小利，省事偷懶，一印了之。

三 播芳大全文粹的流傳與它一度西遊 撒馬爾千的故事

現在言歸正傳，第一步要談談「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流傳的情形和關於它一度西遊撒馬爾千的故事了。說到北宋播芳大全文粹鈔本的流傳和有關係的掌故，目下祇能就我所知道的，加以報導；我所不知，盼望專家將來加以補充。

(一) 清四庫全書提要對於播芳大全文粹的品評 清乾隆時編印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播芳大全文粹的性質與版本的流傳，曾有簡明的介紹與品評；頗足以窺見這部書的由來與內容的概況。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七集部總集二，說：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此指四庫收錄本），宋魏齊賢，葉芬同編。按齊賢字仲賢，自署南陽鉅鹿人；芬字子實，自署南陽人。考宋南渡（一一二七）以後，鉅鹿，南陽皆為金地；殆以魏氏舉出鉅鹿，葉氏本出南陽，偶題郡望，非其真里籍也。」又說：「是書皆錄宋代之文，駢體居十之六七。雖題曰五百家，而卷首所列姓氏，實五百二十家，網羅可云極富。中間多採宦宦應酬之作，取充卷數，不能一一精以考。又仿文選之例，於作者止書其字，人遠年湮，亦往往難以考見。疑為書肆刊本，本無繁裁；故買策求益，不免失於冗濫。」

「然澹澤雖多，精華亦寓。宋人專集不傳於今者，實賴是書略存梗概；亦鍾嶸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者矣。故朱彝尊雖恨其蕪，終賞其博也。」

這仍是舊日就選文章的觀點所下的評論。因為數量太多了，就復隨便的加以「本無鑑裁」，不免「失於冗濫」。或者還指為「取充卷數，不能一一精純」。但是現在就材料的觀點說，上述的一些話都用不着了。材料是越多越好，選擇的範圍是越廣博也越有價值。因為網羅宏富，宋人專集散失不傳的，也可從播芳大全文集中，找尋到一部分，或一大部分。這豈僅是披沙揀金，實在是保全散佚，功德自是無量的。

(二) 傳增湖藏園叢書題記對於播芳大全文粹鈔本流傳的考證 現代國內藏書大家江安傳增湖氏著有藏園叢書題記，享有海內重名。傳氏對於播芳大全文粹曾作跋文一篇，載在題記的第八卷中，對於文粹鈔本的流傳，也有若干具體的考證。傳氏說：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指明代流傳的本子）明鈔、黑格棉紙。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語涉宋帝空格，是從宋本鈔出者。前有紹熙庚戌（南宋光宗年號，庚戌為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南徐許仲啓序。書為鉅鹿魏仲賢、南陽葉子實合編。首卷為名賢總目（今本缺），凡五百五十卷。……按（傳氏）此書四庫總目提要為一百十卷，此（鈔本）祇一百卷，實係殘缺；賈人挖改卷第成一百卷以充完快耳。今逐卷查閱，知凡缺十卷。……然此書挖改紊亂，由

來已久。……百卷鉅編，流傳渺遠，其遺篇脫簡，事所恒有。特因冒充全帙，索求高價，而令全書篇次淆亂，使後之讀者，非悉心討索，無由追尋，斯足恨耳。○（以上此書卷帙繁多，鈔本稀少，故書賈常挖改篇第，索求高價。）

茲佚（指一百二十六卷的鈔本），邢君贊庭得之肆上，本屬殘編。旋又由宋星五坊中，搜求篋底，復得半部，取以相較，實爲原書。樂昌鏡圓，豐城劍合，遇緣之巧，疑有冥冥者主持其間。然非贊庭之勤搜博訪，何以得此！精誠所至，鬼神來附，結於簡牘，亦書林之佳話也。……

這篇跋文作於辛未十二月，辛未是民國二十年，即西元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二月或已是一九三二年），列入藏園叢書題記卷八，可以略窺見這一部大書的鈔本在近代來流傳的情形。這部大書幸而我們自由中國在台灣省即有兩個圖書館藏有名貴的鈔本。一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一百二十六卷鈔本一部，四十二冊；一百一十卷本兩部，（一三十六冊，一十六冊。）還有一部殘本（祇有一百零八卷）。現在學生書局選印的是一百二十六卷鈔本。二是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所藏一百二十六卷的鈔本。這兩部一百二十六卷鈔本，數量既多，而且又都是善本書（鈔本），不容易借出，所以詳細的比較校對，一時尚不容易做到。但是就著者翻閱所得的印象說，內容大致是沒有多大出入的。

（三）播芳大全文粹曾一度流傳西域的故事 這一部書在流傳上還有一個頗饒趣味的故事。那就是當西元一二一九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興定元年。）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時候，隨從西征的耶律楚材曾一度把播芳大全文粹帶到西域的名城薩馬爾干。同時又蒙從山東徵召前往大汗行營（雪山）講道的全真教大師邱處機所借閱，並對該書的內容有所議論。後來兩人因信仰不同，發生衝突；耶律楚材因而聯想到當年借閱播芳大全文粹引起的一些爭辯；順便將此事記錄在他所著的足本西遊錄中。著者曾校註耶律楚材的足本西遊錄，並於民國五十一年在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發表。關於耶律

楚材與邱處機兩人爲播芳大全文粹爭論的事情，即載在原書第十五節「雪山講道時對邱氏的印象」一段中。該選錄有關的兩小節，以著此一掌故的梗概。○（西遊錄中批評邱處機與全真教的一大段，採用的是主客問答體，客是假設的，居士即是耶律楚材，因他平日自稱「湛然居士」談話的地點，是在燕京，即現在的北平。時間是元太祖丁亥年，西元一二二七年。）

客曰：「予嘗讀陽溪集（邱處機的詩文集）序，有云：邱公日記數千言，果有是事否？」

居士曰：「彼之強記予不知也，嘗假『宋播芳大全文粹』於予；一日謂僕曰：『有一二語欲與湛然商榷。夫古人之文章，愈深則人愈難知耳。播芳中黃魯直所著觀音贊，有云：『通身是眼，不見己心；欲識自己，頻頻聾耳。』此何等語耶？予默而不答。予私謂人曰：『山語脫白，衲僧已知落處。渠未窺祖道之藩籬，況其堂奧乎？』予自此面待而心輕之。」

這一段對話，對於播芳大全文粹一書的流傳情形，和它在宋元時代（即耶律楚材時代，西元一一八九——一二四四）所受一般社會人士的重視和喜愛，都有透露。所以對於我們研究這一部書的歷史說，是很重要的。至於由播芳大全文粹所引起的耶律楚材與邱處機的爭執與耶律楚材對邱處機的輕視，反而無關宏旨。祇可證明這部書底確是當時的「古文觀止」一類的通用書，頗受學人的重視而已。因略加說明以助對於此一故事的了解。（一）西遊錄中所說的「宋播芳大全文粹」，即是我們現在討論的「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那是無可懷疑的。這部書通常談話時也簡稱「播芳」，和我們稱聊齋誌異爲聊齋一樣。（二）所說播芳中黃魯直所著觀音贊，「通身是眼云云」，實在微有錯誤。這四句，現存一百二十六卷本播芳大全文粹中，卷一百二十五收的是說、贊、箴三類，就中贊有二十九首，黃魯直作的贊，佔了十四首；但沒有上邊所說的四句。查四部叢刊豫章黃（魯直）先生集卷一百二十六的沙彌文信大悲頌中。原文共四十八字，如下：（1）通身是

眼，不見自己；欲見自己，頻頻聳耳。(2)通身是手，不解着鞭；白牛懶惰，空打車轆。(3)通身是佛，頂戴彌陀，頭上安頭，笑殺滌婦。」西域錄說這些句子見於黃魯直的觀音贊，應當是邱處機或耶律楚材一時的誤記。當然還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當年他們所有的播芳大全文粹和我們現存的版本不同。但並以豫章黃先生文集，這一不同可能性是很少的。(三)就這一段的文意說，牽扯到佛典中釋宗與義，著者純根，覺者並不十分易懂。耶律楚材因邱處機這一發問就「自面待而心輕之」，這怕是在那裏作標吧！(四)就上邊這一段因在薩馬爾干借閱播芳大全文粹而起的磨擦，平心靜思，也可以顯示播芳大全文粹一書的重要性，和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第一、試想當年(一二二九以後)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時候，中央亞細亞與東亞中國的情形，和兩地間的文化政治關係。一部播芳大全文粹居然能在一二二〇年左右在撒馬爾干城出現，無疑是擔任秘書職務的耶律楚材隨軍攜帶過去的。(此外，在撒馬爾干城能找到這樣的中國類書，可能性實在很少。)(第二、耶律楚材與邱處機在撒馬爾干的異鄉聚會，據李志常西遊記所載，始於西元一二二一年的冬天。因為邱氏年長(時邱處機已七十四歲，耶律楚材三十二歲。)(楚材初以前輩待之。西遊錄所謂「聯句和詩，焚香煮茗，春遊蓮園，夜話寒齋，此其常也。)(邱處機被召遠赴西域，主要的目的是往八魯灣(雪山)行宮(今阿富汗京城喀布耳附近)，對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講道。但他在(一二二一到一二二二年旅居西域期間，則大部分時間，均寓居撒馬爾干。查邱氏寓居撒馬爾干，計前後凡有三次。第一次自辛巳年(一二二一)十一月八日起，留至壬午年(一二二二)三月十五日，計得四月又七日。第二次壬午年五月五日起，至八月八日，計得三月又三日。第三次行宮講道後復歸撒馬爾干，自壬午年十一月下旬自十二月二十三日，計為時一月餘。合計三次共住約有八個整月。邱氏向耶律氏借閱播芳大全文粹，又從而引起對此書內容的討論，應當均在這個時候。(五)耶律楚材當年祇是成吉思汗的一位隨從秘書，昔日牛馬引車，萬里從征，居然能把這樣大的一部播芳大全文粹，攜帶到中亚撒馬爾干城，則這一部書所具有的實用價值與內容的豐富有趣，自然是可以想見的了。

四 播芳大全文粹內容的簡介與它對於

宋代史研究的貢獻

著者喜讀此書，曾為這部一百二十六卷的播芳大全文粹，作了一個約略的統計。合計我點查這部大書的結果，知道共有文章四千四百五十九篇(另一次為四千四百五十篇)。依內容可以粗枝大葉的分為二十四類；從排列的前後次第上，也可以約略看出：這部書是為那些入作的；與編纂人編纂此書的用意所在，以及它所能反映的社會情況。茲依原書內容次第，列舉如下：

(一)表 播芳大全文粹中第一類的文章，是臣下所上的表章，簡稱為表。這一類共有二十二卷，所收的文章約有七百二十篇。按照明文選(李喜注)(第三十七卷「表(上)」)對於「表」的文體，有如下的解說。「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以盡其忠曰表。」(按「標著事序」以下，為今解海解釋表字所轉錄。)(舉例的說，如諸葛亮(孔明)的出師表，曹植(子建)的求通親親表，李密(令伯)的陳情表，劉琨(越石)的勸進表等，都可以說是表的代表作品。)(文選注還說：「漢魏已來，秦之天子的稱表，進之諸侯的稱上疏」；後來才叫做奏議。)(民國以來，政體改變，表與奏議自然都不存在了。這一文體在舊日王朝時代，很是重要，所以播芳大全文粹中所收的表，數量在七百篇以上，就中又可區為下列的十個小類。

(1)上尊號表 共收了六篇，是南宋孝宗上給太上皇高宗與壽成皇后的，本身已屬難得，這當然要列在全書的篇首了。

(2)賀表與賀腹 比較上數量甚多，共有四卷(從第一卷到第四卷)，收文二百一十五篇，也都是上給皇帝和皇后的，當時如新皇帝登基，皇帝與皇后過生日，生皇子、立太子、嫁公主、郊天、打勝仗、過

節、幸太學、耕藉田、或還有得瑞等事，事臣們都是

要上表祝賀的。這一類賀表，播芳大全中收有二百一十五篇。另有比較簡短的叫做賀牋，三十五篇，也附在賀表的下面。三種合計，共有二百八十五篇，均收在第五

(3) 陳情表進學表進貢表 共二十八篇，均收在第五卷，實在可以歸為一類，即陳情進貢表。

(4) 起居表請幸表 共十三篇，均在第七卷。

(5) 慰表 如慰國哀上皇帝表等，共四十二篇，在第八卷。

(6) 辭表 共三十一篇，在第九卷。

(7) 謝表 即是謝恩表，數量甚多，共十一卷，約計有文三百零二篇。就中樣式繁多，可以窺見宋代臣下對君主之複雜關係。(以上自第十卷起至二十卷止。)

(8) 陳乞表 收在第二十一卷與第二十二卷的上半卷，共有文二十四篇。

(9) 遺表 收在第二十二卷的下半卷，共有文九篇。就中有曾子固與蘇子由得遺表各一篇，為四部叢刊景印明蜀府活字本樂城三集，與元豐類稿與康熙彭期所刻曾文定公文集所未收。

(二) 賀啓 從第二十三卷起到四十三卷，共二十一卷，均為賀啓。賀啓就是寫給別人表示祝賀的應酬書信，共約有七百一十篇。內容上自文太師、蔡太師、秦丞相、樞密使、參政、中及侍郎、舍人、祕監；下至地方各級官吏、教授、師友等、款式完備、文辭優美；長者千餘言，少者兩三行。社會及階層的往來關係，均可從這些賀啓中窺見察知。這一類簡直可以單獨印成專冊，以供專題研究。

(三) 謝啓 今名謝函。從四十四卷起到五十七卷止共十四卷，共有文四百三十篇。大抵是普通的謝函，應用甚廣，所以播芳大全特意把它們列為一類，以示與前邊的謝表，與後邊的上啓，性質各異。這一類就材料說，也是可以獨

立的。

(四) 上啓 從卷五十八起，到卷六十四(上半卷)止，共七卷，共收文一百七十五封。就性質說都是下級官吏寫給上級主官談主張，遠意見的報告書。文中雖有應酬語句，並不重要。而且有的也相當冗長。

(五) 回啓與違狀 卷六十四下半卷到六十五卷，包括下列四種；就是：回啓五十六篇、迎狀十六篇、違狀十五篇、辭狀四篇，共有文九十八篇。

(六) 制誥與奏劄 從卷六十六到六十七，計兩卷所收者為制誥，共四十六篇。次為奏劄，奏劄共十一篇。

(七) 萬言書與上皇帝書 卷六十八到六十九，共收萬言書四篇。(1)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2)司馬溫公上皇帝直言書，(3)歐陽永叔上皇帝書，與(4)蘇老泉上仁宗皇帝書。我曾將大全中所收王安石的萬言書，與臨川集卷三十九中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兩相對讀，覺大全本有若干處，文字不同。這一篇萬言書德國的漢學家傅朗克教授(Prof. O. Erdmann)曾譯為德文，梁任公先生也曾作專題研究。今在播芳大全文粹中又獲得一個異本，也是一件可喜的事。

(八) 長書 卷七十收有「長書」十二篇，均為各人手筆。就中歐陽修寫的有兩封，范文正公、曾子固、黃魯直、朱晦菴等各一封。長書，即是比較長一點的通信；它的命名很可能就是對下卷「小簡」說的。

(九) 疊幅(小簡) 疊幅應當即是小簡，今名便函，也就是隨手而寫的短小書信。播芳大全卷七十一到七十七，共七卷收有小簡一百五十三篇，有的甚為優美，可以另外印成一本「宋人的小簡」。

(一〇) 劄子 卷七十八為劄子，共有二十二篇。這裏的劄子就性質說，頗似賀啓。卷七十八最後一篇名「上都運咨目」，開列了九條寫信時常用的成語，更顯示了大全一書實用的意味。

(一) 尺牘。古時候寫的書信，長約一尺，故我國稱信件曰尺牘。大集中卷七十九到八十六，共八卷，都是尺牘，共有五百封。就中名人的尺牘為數頗多，蘇東坡、歐陽修二公的信札各多達七十封左右，洋洋大觀，頗為可貴。

(二) 青詞。祝告文的一體，齋醮時用之。李學翰林志說：「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書朱字，謂之青詞。」這一體宋人文集中多有之，明時道教盛行，詞臣爭以寫青詞迎合上意，嚴嵩尤以善青詞受到主知。播芳大全中從卷八十七起，到卷九十止，共有青詞二百七十四首。

(三) 釋疏。用於紀念節日的功德道場，也具有青詞的性質。自卷九十一一起，到卷九十八止，共有八卷，四百零五篇。這一類有可分為道場疏、功德疏、祝贊疏、追薦疏等多種。

(四) 祝文。從九十九卷到一百零一卷，共三卷，收文二百四十七篇。內中名目繁多，有明堂太廟祝文，修繕、祭神、祭先師祝文。也有許多是由名家如蘇東坡、歐陽修、宋子京、秦少游撰寫的。

(五) 婚書。泛指舊時代結婚時用的各種文字。如宋婚書、問親書、回定書等，載於一百零二卷中，共有六十三首。就中如黃魯直、呂伯恭的問親書、回定書等，都是很難得的。

(一六) 生辰賦與生辰詩。載於第一百零三卷，共得文四十七件，有幾件都有五七律詩十首以上。

(一七) 樂語。載一百零四卷，到一百零六卷，共三卷，計有文一百八十九首。就中第一首「集英殿乾元節大宴教坊致語」，應當是在演奏之前的一種致辭。

(一八) 勸農文。共有十篇，載卷一百零七中，作者有朱文晦、張欽夫等。

(一九) 雜文與露布。共八篇，也載在卷一百零七中。

(二〇) 雜文。這裏的雜文，共有十七篇，包括有「擬作」、訓

儉文、喻學者書等，也收在第一百零七卷中。擬作是一時的遊戲筆墨，如「擬代伯益上夏啓書，擬留侯（張良）與四皓書」之類，共有四篇。餘如「訓儉文」是司馬光作的。喻學者書是朱熹作的，似宣示在他講學的白鹿洞書院，那就很有意思了。

(二一) 上梁文。見於卷一百零八到一百零九兩卷中，共收文三十四篇。作者比較有名的有王介甫、王禹稱、洪景伯等。上梁文，乃是建宅時，承包工程師上樑時，用以頌祝的駢文。宋末附東西南北上下凡六章，章凡七言三句。此體始於六朝，盛於宋元，名家如王安石、元好問等都喜為之。

(二二) 祭文。數量頗多，自卷一百一十起，到一百一十七止，共八卷，收文二百一十七篇。這一部分裏遺佳文甚多，王安石、黃魯直、朱熹諸公都在十篇以上。名家如蘇東坡、歐陽修、陳了翁等也都是這一類文的作者。

(二三) 挽詞。載一百一十八卷到一百二十卷，共三卷，收文一百零七篇。這一類中佳作與重要挽詞甚多。如王安石的仁宗皇帝、神宗皇帝挽詞，都是很難得的。最難得的是保全了當時人對宋高宗的一批挽詞，作者達二十人之多，挽詩在六十首以上。從這些大量的挽詞中，可以由多方面看出南宋高宗在當時對於中興事業的成就。

(二四) 當代文選。自卷一百二十一到一百二十六，最後七卷，為當代文選。大多數都是宋代名人的散文，共收一百七十四篇。分為(1)記，(2)序，(3)碑銘，(4)贊，(5)箴，(6)頌，(7)題跋，七項。

(一) 記。三十篇，佔了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兩卷，執筆的人大都是宋朝的散文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蘇子由、范仲淹、王禹稱、呂伯恭等。我們

當讀的文章，像嚴先生祠堂記、岳陽樓記、待漏院記、相州畫堂記、醉翁亭記等，也都收在上述三十

篇之內。

(2) 序 共十六篇，佔第一百二十三全卷。作者爲程伊川、朱晦翁、歐陽永叔、黃魯直諸家。

(3) 碑三篇與銘四十一篇 佔第一百二十四、二十五兩卷。作者有呂伯恭、黃魯直、朱元晦、孫仲益諸人。

(4) 贊與歲 第一百二十五卷，收有贊文二十九篇，歲五篇，撰者名人也多。

(5) 頌與題跋 最後一卷(第一百二十六卷)收有頌十二篇，題跋三十七篇。頌的作者四人均甚有名，(計呂伯恭二首，孫仲益一首，王禹稱(元之)二首，黃魯直七首，題跋三十七篇中，黃魯直作的佔十四篇，張欽夫的佔十二篇，朱熹佔四篇。

我涉獵播芳大全文粹後，所得到的第一個印象，是材料豐富，種類繁多。這四千多篇大大小小的文章，代表的方面很廣，對宋代史的研究有極大的貢獻。謹就管見所及，陳述如左。

(一) 這一部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二十四個部門，共收有四千四百多篇駢散文，而且是南宋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編成的，去今已有七百七十餘年。對宋代史說，以宋還宋，又是同時代人收集宋人的記述，自然更可寶貴。如此就數量、時代與性質說，它對宋朝史的研究，是一批好的可貴的材料，那是沒有問題的。

(二) 文粹中所收各類專門文章，動輒數百篇，可以印成單行的罕見難得的專輯。如(1)宋人上給上級的「表」，即有二十二卷，七百二十篇之多。我們就可以印成兩三厚冊，題爲「宋人呈給上級的表章」。(2)把第二類的賀啓、謝啓、上啓、回啓四種，一千三百七十五篇啓文，印成「宋人的賀啓與謝啓」。(3)把第八類長書與第九類小簡(時稱疊幅)、第十劄子、第十一尺牘、四種五百九十七篇合編印成「宋代人的尺牘」。(4)把第十二類二百七十四首青詞，印成「宋人的青詞」。(5)把第十三類釋疏與第十四類祝文，兩種六百五十二篇印成「宋人的釋疏與祝文」。(6)把第十五類增書六十三篇，與第十六類生辰詩賦四十七件，合印成「宋人的增書與生辰詩賦」。(7)把第十七類樂語(一百八十九篇)、第十八類勸農文十篇、第二十一類上梁文

(三十四篇)，分別印成「宋人的樂語」、「宋人的勸農書」、「宋人的上梁文」。(8)把第二十二類的祭文二百七篇，把第二十三類挽詞一百零七篇，分別印成「宋人的祭文」與「宋人的挽詞」，也都是很有意義的專門文集或小冊子，都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三) 從文粹中可以輯錄出許多宋代名賢已散失的文章。這些文章沒有保存在各位名賢現存遺集之中，也是他處所極爲罕見的。例如播芳文粹中所收蘇東坡的小品文數量頗多，有許多不但是四部叢刊中影印的宋本「煙草東坡文小集」與宋註分類東坡詩(前者六十卷，後者二十五卷，均爲南海潘氏藏宋刊本)所未收，也爲近日世界書局翻印蘇東坡全集七種所不載。若者淺學讀書不多，初不敢自信，認爲或是查對大部頭蘇集所誤記。後又檢對江安傅增湘先生所輯「宋代蜀文輯存」(一百卷，癸未(一九四三)刊行的排印本共三十四冊，南港得斯年圖書館有此書)。竟發現所輯蘇長公遺文，多達八十首，(原作七十五首，我復核爲八十首)，輯自播芳大全文粹者，即有七十八首。蘇東坡的文章是兩宋人所珍惜的，江安傅增湘先生是我國近代有名的目錄學家，收藏圖書既多且精，所著藏園羣書題記，爲海內外學人所尊信。今傅先生珍惜鄒邦文獻，竟從播芳大全文粹中，輯出蘇東坡的遺文，達七十八首之多，則播芳大全一書保存宋代名人散文之多，可以想見。又如上文所說大全中保存宋代名人的遺表，共有九篇，作者是曾子固、蘇子由、江彥章等。我個人頗喜歡曾子固對歷史學的見解，(例如他在寄歐陽舍人書對於自傳，墓誌銘的批評)。(因此也偶而翻翻「文豐類稿」或「曾文定公全集」)我們研究室有唐熙壬申(一一六九二)南豐彭期刊的曾文定公全集卷二)中見到這篇遺表。繼查四部叢刊中的樂城集，也沒有找到文集卷二)中見所收蘇子由的那篇遺表。可惜我沒有再查王煥鑑先生所編的曾南豐年譜，與孫汝璣所作的蘇頌演年譜，尚不敢確定祇有播芳大全文粹中存有二公的遺表。但把一代名人的遺表收集在一起，自是研究上的一大方便。又，卷一百二十四中有王元之(禹稱)的三篇碑文，即君子鄉碑、壽域碑、陵母碑。這三篇爲四部叢刊本的小畜集。與國學卷本業書小畜集所不載。這祇是偶舉所知而已，倘有人將黃魯直、朱元晦、

洪景伯、諸家的文章加以統計查對，相信還會有許多名家佚文出現的。

(四) 文粹中有許多專題式的收集，現在看起來都是很有意思的。如(1)上邊所說過的「格書」一卷(卷一〇二)，包括問觀、求增、許增、回定等步驟，共收有六十篇，這可以窺見宋人對增補的重視。又如(2)勸農文(卷一〇七)，共有十篇，可以看出地方官對農業教育的尊重。又如(3)上邊說詞類(卷一一八到一二〇)，收有對宋高宗的祝詞二十首。雖都是頌揚功德，追念成功，但從這些頌揚與追念中，也可以看出南宋高宗當政時代(一一二七——一一六二)他在多方面的表現。這對於了解南宋的中興，與宋高宗當年的成就，自然是很有幫助的。這一類專題式的材料尚多，讀此書者，自可多方面的加以辨別與引用。

(五) 文粹中有許多作者，文章甚多，但沒有專集流傳下來。若能分別加以輯錄，可以增添不少的專集。例如張欽夫、孫仲益諸人都有一些文章在八十篇以上；趙德莊、趙彥之等的文章均在四十篇以上。這些作者的文章，都有輯成「文錄」或「文存」的價值。

如上文所說，我曾拿文粹(第六十八卷)中的王安石「上帝萬言書」校四部叢刊本臨川集中的上仁宗皇帝書，雖大致相同，而字句間有出入，也有校勘上的便利。不過文粹鈔本，就我所知道的兩種說，香港的藏本似比較好一些。

其他如范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一般選文如古文觀止(卷九)等都說：「先生光武之故人也。」而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二十二的記文，則作「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兩相比較，光武上添了一個漢字則後者就明顯的多了。又如范氏的岳陽樓記，末一行有「(慶

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記」，歐陽修的相州重錦堂記，末尾也有「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諸如此類，就史料的觀點說，都比古文觀止所載的更有意義。

以上僅是著者翻閱該書時，所得的一些印象，認為對宋史的研究，啓發性甚多。今特就所知順手舉出，冀引起有志研究宋史者的注意。總之，播芳大全文粹鈔本一百二十六卷，原鈔本四十餘冊，是一向被忽略的奇書。它代表兩宋較高社會人士的社交活動，酬酢往來，應上答下，所以書中所收賀表、謝表、賀啓、小簡、尺牘、祝辭、祭文獨多。詩、詞、遊記、傳狀、史論，闊涉個人賞心娛樂；與嚴肅的散文，如神道碑、墓誌銘等，則不見重視。正因如此，對於宋人上層社會的生活，表現的方面實在甚多。謹表而出之，敬請善於利用社會史料的專家學者，給它一個好的安排。希望能使這一批可貴的，埋沒已久的宋代社會史的直接材料，得到適當評價與獲得應有的注意。

附記：(一) 這篇文章是為董彥堂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特刊而作，因病胃遲延，為歉。它祇是一篇「南港讀書記」的初步整理，因此有的地方未免冗長；有的地方說的不夠精細；補充改正，期諸異日。

(二) 我當時開了十種書，另外的五種書是：(1)彭百川的太平治統類(三十卷)，(2)熊克的中興(四十卷)，(3)王稱的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4)江少虞的皇朝事實類苑(六十三卷)，(5)無名氏(包者李燾)的宋史全文(三十六卷)。(五十四年二月寫於南港蔡元培紀念館。)

從編纂「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談到各國研究

宋史的現況

宋 晞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十次宋史座談會上報告——

壹 編纂經過

七年以前，我在美國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起了編纂用中文寫的宋史研究的論文與書籍目錄的念頭。直到今年的十月纔把這本目錄編成並出版。我的自序是這樣說的：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中華文化因時代的推移與空間的擴大，與外來文化的接觸，吸取以至融和，其內容越後越充實，且彌久而常新。不僅此也，插掖近鄰，遠及異邦。近隣如韓國、日本、越南等國，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最深，其研究中華歷史與文化的成就自非亞洲其他國家所可及。歐美各國研究華學（Sinology），是十九世紀纔開始，以研究中國歷史而著，這至今日，其重心是放在：（一）漢唐盛世，（二）兩宋時代，與（三）近代中國。

兩宋時代（西元九六〇——一二七九）為近世中國的開始，論文化的發達，可以說是居歷代之首；自唐宋五代印刷術發明以後，宋代文獻留傳下來的也特別豐富；當時工業與商業已相當發達；對外的關係，陸上國以政治為重，然海上是經濟重於政治的。這些或許是宋代歷史特別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的原由。

各國學者有組織的研究宋史，是自白樂日教授（E. Balazs）於一九五四年在巴黎成立宋史研究計劃（Sung Project）開始的。白氏邀請歐美諸國學者參加，首先進行的研究工作是參考書目的編纂。日本學者組織「宋史提要編纂協力委員會」，於一九

五七年出版「宋史研究文獻目錄」，隔了兩年，「補編」出版，一九六一年又出版了「宋史研究文獻提要」。我國則有一「宋史座談會」的組織，出版「宋史研究叢集」。

編者於一九五六年暑期訪問康橋，拜晤哈佛大學的楊蓮生教授，他即鼓勵我編纂我國學者研究宋史的論文與書籍目錄。翌年赴華府我駐美大使館任文化專員，得與在國會圖書館工作的袁守和先生時常見面，他也知道我的研究興趣所在，所以也鼓勵我進行編纂這目錄。

民國四十七年秋歸國，已搜集的卡片近千張，由於許多期刊不易見到，每篇要寫簡短的提要也不可能，於是放棄做提要的念頭。而又在力求完備的想法下，反使編纂工作停下來，直到去年冬天才又繼續編纂，於今年三月在英文中國文化季刊（Chinese Culture）七卷一期刊出「宋史研究論文目錄」，以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至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為斷限。「補編」與「民元以來宋史研究書籍目錄」則在季刊七卷二期發表。本年六月中旬赴韓、日、美、加等國訪問，注意各該國對華學的研究，同時也搜集了些國人研究宋史的著述篇目與書目，八月中旬返國後，着手整編已刊佈的宋史研究論文目錄及補編，與書籍目錄，印成「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列為中華學術院與中國文化學院的史學研究所史學研究目錄第一種。

在編纂過程中，曾參考了下列的論文索引：

一、國學論文索引一至四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民國十八年